

这是我今天第三次睡着，第三次醒来。我还不太饿，可我猜想已经七、八点了吧？不知道为什么睡了这么久，也许是因为呆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房间里？

我的听力一向很敏感，听到窗外不时传来的鸟叫声，已经第七次了。它们的声音随着飞翔的高度变得起起落落，似乎只有当窗外骤下暴雨之际，它们的声音才会被“嘀嘀嘀”的声响所掩盖住。还有窗外建材金属被摔向地面的声音“哐哐哐”，矿泉水瓶滚落的声音，小孩打闹的声音。嗯，它们又来了，雨也停了。开始有一些车鸣声响，是下班了吗？六七点吗？才这么早吗？我该做些什么呢？

房间安静得就像不存在一样，快递员会不会下班了？谁会收到这封姑且称之为信的信呢？写到这终于有点饿了。

Qian

13.06.2020

8:30 ?

应该是隔离的第二天，你感到睡梦中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更久，但今天的精神好了许多。昨晚睡了多久呢？感觉有 12 个小时，可你起来的时候听到窗外的声音似乎还是清晨。远处有路过船只的轰鸣声，你想象着窗外的场景，那座大桥和归来的铁路，以及对岸的小岛。你想记下来吗？那你需要一直等待这些声音，等待到你不耐烦了，它才会再次响起号角，可那时你已经错过了。你意识到只有无尽地等待，才能战胜时间。

你以为自己如同往常 10:00—10:30 入睡，因为身体疲惫不堪，异常乏困，房间外也没有声响。可就在做第二个梦时，你听到房门外熟悉的声音。

“他们还没睡吗？”他们一向睡得很早，难道他们已经睡醒了？“我也该起来了吗？”

你继续做梦，梦到了第三个第四个梦。

你发现了一个本子，也许就是你此刻写下的这一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意大利语单词，抄写的整整齐齐，一遍又一遍，你笑了一下不自觉地跟着上面的单词念了起来。写下这些重复单词的小女孩站在不远处望着你，对你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人，当你写下这些话时，你的记忆已经丢失了，虚假了。”

她尖叫地对你说，“你写下的都是虚构的故事”。

你惊醒过来，努力的想跳过这个故事进入到另一场梦中，可你怎么也无法再次进入到真实的梦境之中了。

你想起刚离别不久的一座城市，在城市的边缘有一座汽车站，你乘坐地铁将在这与友人会合。这一站下车的人寥寥无几，你朝着出口走去，有个男人正毫不回避的注视着你，想与你交谈，似乎是认识你的。可这座陌生的城市你会认识谁呢？你加速从他的身边走过，走向电梯，生怕他将对你说些什么。你紧张得频频回头，还好，他没有跟在你的身后。

你舒了一口气，到达地面。

天灰蒙蒙的一如往常，你站在那想着如何更快速地到达马路对面。一位老人打断了你的思路，问你你正在思考的问题。你一时没反应过来正想告诉他你是一位异乡客，你也在犹豫，耳畔便传来了陌生男人的声音。是那个男人，他跟了上来！他凑近你们说跟他走，于是你们三个一前一后没有交谈地往前走，这时你才注意到这个男人穿着一件入时的灰白长外套，海军蓝的西装裤，擦得锃亮的皮鞋，头上戴着一顶像战争片中特务形象的鸭舌帽，手上戴着镶嵌着锚钉的戒指。你死死地盯着他，一刻不放松，直到他说到了，他们走向了两个相反方向的小径。

只剩下你还在那里徘徊。

想到这你还睡得着吗？你想看看几点了，却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没有真实时间的空间。你望着停在不知哪年哪月哪日的哪个五点十分的手表并拨动了它，将它拨动到你认为现在的时刻。未来几小时内被收走

快递的时刻，以及最终会传递到远方某位友人手中的时刻，都让你再次质疑你现在认准的时刻，那么姑且让我用我认为此刻的时间作为落款吧。

14.06.2020

6:35 ?

Qian

昨晚你梦见了巴黎，梦见了刚离别不久的一家出版机构，他们派你去巴黎卖书，可除非你被隔离十四天，否则你的身份将无法踏入法国。你焦虑不安，把这次行程推荐给了一位你信任并亲密的好友。她去了巴黎住进了你家，并照看你的猫。

我现在头很昏，思想和行动却非常缓慢，对你的梦也记不大清了。我想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吃了一块过了保质期的面包，一小块牛肉干，一瓶豆奶，我看到你坐在窗边抽着烟，你说你在幻想远处的云，会是什么模样。你每天重复地起床睡觉、吃饭、阅读、写作、拍照，你的手表被设置成你认为的时间，你的相机设备被你设置成 01/01/2020 的日期，你的信件每隔一天才会被寄出。在等待被寄出的时候你痛苦万分，你想冲出这扇门把这些文字夺回来，你害怕被他人看见这些思绪，可已经来不及了。这个空间中无人交谈，没有声音能将你拉进现实，窗外孩童们的嬉笑声仿佛是刻录好的，日复一日，与你一样。

你想起了某个清晨，酒店的工作人员还未开始工作。你一如既往地起了个大早，同行人在睡梦之中。你独自下来在庭院闲逛，选了个角落听鸟鸣，读着一本跨过了柏林、巴黎，又出现在中国某座古镇的小说。不知道哪里来了一名女子，行为诡异打破了你的宁静。她拿着手机踱来踱去，嘀咕着只有她听的见的話，你盯着她的嘴唇企图得到什么信息，却发现徒劳一场。

她发现了你！你连忙回避她的目光，坐向了另一侧。过了好一会你看到工作人员端着你的早饭来了，可他如何辨别出是你的早饭还是她的

呢？你陷入了沉思，你们三个站在那一动不动。僵局。直到她开口问这是什么，开关键才又被唤起，你看到工作人员松了口气转向你指引你就餐。原来背后还有一个如此隐蔽的庭院啊，你想下次要躲在这读书才好呢。你正悠闲地吃着早餐，却恼人的发现这女人跟了进来，嘀咕着她也想要一位早餐。

“好的女士，请问你的房间号？”

“唔.. 房间号？我记不清了，我就是从那出来的！”她随手指了一个方向。

“您是乘坐电梯下来的吗？还是走楼梯？”

“电梯电梯，就电梯后面！”

“哦！电梯那一栋是 C 栋。”

“哦，那应该就是 C105，或者 C103，我记不清了哎呀！”

“背对电梯吗？应该是 C103。”

“对的！C103！”她确信地说出了这句话，面带微笑。

“好的女士，您稍等一下。”工作人员便转身为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女士忙碌早餐去了。

你心里想，下次你也要去别的酒店试试这样讨早餐，但一定会露馅失败吧？

她坐了下来，在你背后观察你，扰得你心神不宁。你放下餐具，合起书快步走了出去。

对，你去寻那座电梯了！你终于看到那座电梯和它背后的 C103。你克制住狂热的想穿越这扇门的冲动，自顾自地说“可能是 C105 吧。”

便转身离开了。

想到这你笑了一下，你又想睡了吗？而此刻我正在焦虑，担忧那块已经被我吃下的过了期的面包，我的肠胃会对我实施怎样的报复？

15/06/2020

（今天周几？周三还是周四？嗯我猜想周五吧）

14h30 ?

Qian

今天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有些记不清了。

窗外的声音就像录音机提前收录好的，每一天重复播放。数字的重复要比星期的重复更久，也更容易记下吧。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天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天

嗯，用的篇幅也更少。

抽烟时吐出来的烟雾组成了房间内转瞬即逝又成积的云，只留下气味了。之后还有味道吗？

你在想是否在某一天会看见这十四天的云呢？你怎么总在想云？

我得承认我不记得你昨日写下的文字了，你会不会写下十四封相同内容和文字的信件？

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我  
你你你

.....

梦见一个男人在咳嗽

梦见一只小狗在路边撒尿

梦见一位神秘主义者对你施咒

梦见一位朋友对你微笑

梦见一首十四行诗歌

梦见一个男人的房间有三张床，两台紧靠的电视机

梦见一座山谷中的火车站



梦见一对相爱的情侣在高空中窃窃私语

梦见一场梦

梦见一名撒谎的医生

梦见一位被上帝抛弃丢失了信仰的牧师

梦见一名叫 Farinetto Christian 的旅人

梦见一座名为杜阿拉的港口城市

梦见一棵橄榄树的模样

梦见一场葬礼和婚礼在同一场地

梦见一个女人对你嘶吼

梦见一片冷清孤寂的空气直逼进你的鼻腔

梦见一个你爱的人

.....

你躺在这个你并不熟悉却被称为“你的”的房间，你不知道它是如何被搭建起来的。房里的装饰与你毫不相关，你甚至不记得它们是何时出现的。你惊讶于这些装饰的统一性，墙纸、衣柜、灯具、床板、床头柜 ..... 它们都印着相近彼此呼应的图案，是某种植物的花纹？丝绒的面料，柱体的形状都透露着对大洋彼岸不切实际的幻想。你开始幻想生产这些家具的工厂了，是不是会如同古罗马的宫殿一般？那些雕刻精美又拙劣的建材，它们此时在哪里呢？是否已经结上厚厚的蜘蛛网，在废弃的工场等待着等待？想到这，你仿佛也置身其中，你正坐在这样废弃的工场之中，等待着。

你找到了曾经收集的各地冰箱贴，你在床上拼凑出欧洲的地图，可你连脚下这片土地的省份与城市都认不清，你带着虚无般的乡愁将它们又收了起来。这时你又想起了这些文字，你在心里暗暗咒骂自己，想着之后一定要找到收到这些信的朋友，把它们全部销毁才行。

16/06/2020 ?

(周五吗?)

我想 12:30 了?

Qian

人是看不见纯粹的黑暗吧。在一个完全黑暗房间的你紧闭着双眼，却仍然能够看见自身发出的那些微光，是一种没有颜色没有形状，不在任何空间内的微光，就像你童年的那束光线，包围着你至今。

梦中的世界逐渐比清醒时更具备意识，你一夜未眠，失眠的痛苦使你作呕，骨头在体内咯咯作响，像下一秒就要散架一般。睡前的那只蚊子就像幽灵似的缠绕住你，你束手无策的只好加入这场比试耐心的游戏，它一次又一次地来试探你，一定要吸到你的血才算作罢。嗯，看起来你的确需要一盘蚊香。

你梦见了一团云，在寒冬料峭的山顶，轻雾迷绕，出现一只麋鹿，和你对峙。过了许久，眼前出现一片混沌颜色，风吹过，麋鹿消失了。你梦见了一位笑声爽朗的女艺术家，你们一起经过安检，人潮涌动，X光线在你身上扫来扫去。你紧握着胶卷，手心流汗。绿灯了，你眯着眼看向那屏幕，上面映着“处女”。

你梦见一位熟悉的画廊主去做了图书管理员，他坐在望不到头的长廊里故作熟练的为你烹饪。

你梦见十四位朋友，他们交替出现在你沉睡后的午夜中，与你对话。你开始重复地写下一些文字，一些单词，一些数字。你不知饥饿不知痛苦，你摸着自己的骨头，咯得你发痛。

你不知在等待白昼还是夜晚，你置身在那一场永不消亡的黄昏与日出之中。

你梦见在城中漫步，岸边的芦苇丛，混杂着夏季的蝉鸣，汗湿的上衣，地上深浅不一的水洼，被遗弃的塑料雨靴，大雨中骑行者朦胧的背影。它们从身体内侧不断温暖着你，直到你看见眼前这片紫红色的窗帘之

前，它们都还在你半梦半疑中存在着。

除了行动迟缓体力不支以外你发现时间也并非那么难熬，比起忍受无尽的快乐你更能忍受无尽的苦难，无尽的快乐会让你感到虚无。你渴望孤独，你渴望这世上再多些诗人而非哲学家，你渴望这世上再多些旅人而非圣徒，你喜欢无知的人多于博学的人，你惧怕孩童的双眸。

.....

我想起之前想对你说的关于一段旅程的故事。

“三月九日，清晨泛着青白的光晕，金黄的路灯忽闪忽闪，公交车还未始发，对面的小教堂直入天穹，月光未曾隐去，她站在阳台上想着不知何时才能再次见到这熟悉的场景。司机提早到了，她连忙拖着三个箱子从没有电梯的法国四楼一个个往下搬运，几个来回后她筋疲力尽提着最后一个书包将房门锁死。起的一向很早的楼管等她经过时小声地咒骂她的行李过多挡道，让她给市政府打电话申报，否则这样是不合时宜的，她无可奈何的回应这位早已捂住耳朵的葡萄牙裔法国女人的抱怨。

她坐上车戴好耳机，汽车很快便经过了她最喜爱常去的那家超市，她每次都要买一堆堆不同品种的菌菇，还有她吃了一年半没换过早餐的吐司。3.14欧可以吃半个月，且不说比家楼下五十米的超市便宜了五十欧分，更何况她一向喜爱散步，宁可多走一会也不愿迅速买到所需食材，有时为了多走一会不得不绕远路。

超市前面便是格勒纳勒桥了（姑且这么翻译吧？）桥下流淌的河流会汇入某片海洋吧？自由女神像对着的方向真的会是纽约吗？  
经过了巴尔扎克故居，她多想像以前一样，独自爬上这山坡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这片田园，她一次都没进去过，不知为何。

推着婴儿车的父母多了起来，坐在公园长椅上假装看报纸的老人被脚边成群的鸽子扰乱了思绪，两个朝着反方向晨跑的男女擦肩而过。日出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落幕，她透过车窗看着晨光中渐渐明朗的布洛涅森林消失进一团层次分明的蓝绿波点之中。

终于到了城市的边界，她看到这些外来移民者们游荡在街头，她感到自己仿佛是他们等待已久的猎物。她既为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可耻，却又不自觉得确保车门是否反锁，“要是遇到堵车可就麻烦了。”她心想。在昏暗的隧道中会有成群的入侵者砸开路过车辆的后备箱，抢走行李并迅速地从只有他们知道的小径逃走，徒留旅人独自懊恼，所幸她从未遇到此番场景。

飞机的降落声提醒她到机场了，就要踏上十几小时的旅途之前她抽了最后一根烟。机场人声鼎沸，安检人员用蹩脚的不知重复过多少次的中文夸她漂亮，她无暇顾及，快速将自己繁琐的行李放上滚动的尺轮。

“有没有电子设备，全拿出来。”

“谁的胶卷？过来一下。”

一阵慌乱后，她拎着被翻地七零八落的行李蹲在电子屏后整理起来。

“诶，机票怎么掉出来了？”她赶紧捡起拾进口袋，她找到候车室里最偏远的角落，摘下口罩喝了口水。

11:40

广播响起她这班航班的信息“前往上海浦东机场的旅客准备登机。”等待，等待，等待着。

排到她了，她拿出机票递给工作人员。眼前这名法国男人推了推镜架用明显质问的口吻问她“您是 Farinetto Christian？”她这时才注意起机票，是一张一小时前已起飞前往杜阿拉的航班，她对这座喀麦隆的港口城市一无所知。她想 Farinetto 此时应已跨过南法在地中海的上空了吧，等他到达杜阿拉时她也在亚欧板块的边境处吧？除了这张机票他们似乎永远都没有相遇的可能。

先说到这吧，我猜想六点了？我只吃了一片吐司一瓶豆奶，今天也快结束了吧？

17/06/2020

(周六?)

18h ?

Qian

你摸到后背皮肤被压出的一道道压痕，可你仍这样继续坐在地上，背靠床板将本子架在腿上，别扭的不停重复地写下相同的文字。你又忘记昨日那些文字信件了，希望不会过于打扰那位收到你信件的可怜朋友，一定受够了你的胡言乱语。你想再也不要见到这个人了，这个见过你自言自语的人，还从来没有人看过你写的文字，那些文字被你藏在远方的书本中，书架后，连你自己都不记得写了多少。你喜欢写小诗，很短的篇幅，你第一次这样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地写这些无聊的废话，你想象再过一阵当你离开这房间，第一件事便是赶往这位朋友的身边抢过它们一把火烧尽才行。

又是半梦半醒的一夜

……

紫红色的绒花下滚动着激浪

一阵阵地

吹起它

露天平台上横躺成堆裸体的男女

还有一件红色丝绸的衬衣

三名少女围在桌前

吃空了两盘饺子

一地狗毛

塞纳河边起舞的男人

钓到了一条鱼

候机室等待坐飞机的修女们

目的地和你一样

罗马

你有点想落泪，无法控制地奔进这股浓郁厚重的乡愁之中。

昏黄废墟的上空

一欧的 cappuccino

黑夜笼罩

一欧的牛角包

成群的鸟儿散发银光

熟悉的老板

徘徊

大嗓门地开着玩笑

组成一片星空

只在意大利见过的，被修剪成巨大西兰花模样的树木

微风阵阵

投影在地上的树叶成了你见过最美的印花

快藏起来

黑夜里循环流淌 Barherini 雕塑的喷泉

不止不休

站在世界的中心

与一群紧依偎的刺猬，沉默



Borromini 的四泉教堂

静悄悄

坐在里面思绪万千

出来时却忘了一切

秘密花园就在不远处

Borromini 的椭圆螺旋楼梯

次次为它落泪

隐蔽花园里奇异植被

盛开

无人叨扰

那座螺旋楼梯只为你而开

.....

再多些建筑师、乐曲家吧，这些存在在永恒中的灵魂。

再少些艺术家吧，他们实在太多太吵惹人厌烦。

想到这你便希望能在这房中呆得更久些。

小孩为何还不回家？

不必为童年感到忧伤遗憾，就像不必为活着感到痛苦。

你为何总在回避他人目光?  
你为何总藏在角落?  
你为何要写下这些使你焦灼不安的文字?  
你为何只有银针般的记忆?  
你为何总在回忆往昔?  
你为何在思考死亡?  
你为何能在人前谈笑风声?  
你为何词不达意?  
你为何还不去当一名农民?  
.....

18/06/2020

(周六?)

14h ?

Qian

你发现你忘记的并非是昨日的文字，你忘记的是昨日送达远方前天的记忆，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红色穹顶的壁画

仰望着台阶

一个男人对你挥舞双臂

灰褐色的街道

曾经的梦吗？

耳边亡灵轻语诉说

你为它渡入来世

偌大的图书馆

许久不见的友人

偷拍下 336 张关于你的照片

跌跌撞撞

拥住你

把头靠在肩上的爱人

假装警察的流氓

梦越来越清楚，除去失眠辗转难眠的痛苦，你怀着无比热切的期待下一场梦。

你感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具备意识，它正在自我思考。当把对外界的专注收回转向自身时，消除一切欲望时，你看见房间内一切死寂的物体都有了发光般的生命，它们正迸发而出。你听见万事万物的声响，经久不息，你感到自己正站在山间，鹰在头顶旋转。

时间不过是一场体验，在体验中你可以让它消失，并再次出现，能抛开一切的时间体验，会有谁不需要呢？特别是不再拥有孤独感的现代人。

你想象着与一位友人安静的在山中漫步，七月的中国会有雪山吗？稀薄的空气，立于云中。你爬过欧洲成群的山脉，雪山顶的活火山，对着一片汪洋大海；古老的冰川与刻着千年壁画的岩洞；层层叠叠的石林，错综复杂；结着冰霜的悬崖，脚下的深渊。对故土的山却只爬过数次，你发现比起地势较低的丘陵，你的身体更适应海拔更高地势陡峭的高山。浙江似乎多丘陵与盆地低山，让你有些水土不服，留下了奇异的身体记忆。

.

.....

十月三日	我想再去看看
下半夜	那座十三世纪的修道院
清寂的小镇	San Galgano
二层颜色	我想再躺一会

金色的教堂

奇怪的透视

月亮停止了时间

19/06/2020

( 周二? )

13h ?

Qian

窗外响起小提琴的奏章  
有人为这座城市奏起了哀歌  
似乎也只有音乐能将它平复  
可这哀歌被汽笛声，建材声  
所掩盖

她记性差极了，所以总要随身带着纸笔，所以她总想收集起时间。她像一个收集不值钱物件的古董店老板，她又在整理这间永不营业店铺的库存。

- 十年前往普陀山的船票
- 二天后从上海返回武昌的车票
- 还未生锈的游戏厅的游戏币
- 已经泛白留下任人填写电影名的电影票
- 一台似乎还有胶卷的十三年前的 LOMO
- 一美元的钞票
- 不知何人赠送的挂绳，铜板上面刻着“温馨相伴”
- 初中食堂的饭卡
- 过了期的代金券
- 没有底片独版的老照片
- 一张八十分的邮票
- 空的红包
- 两份体检报告和胃镜片

- 各式的名片
- 两张一模一样的 CD，陈绮贞的《太阳》
- EVA 的扭蛋
- 一台诺基亚一台夏普手机
- 一张绿色封皮的团员证
- 九十三张各地明信片
- 八岁时母亲的第一封信
- 一个男孩寄达意大利的信
- 收集的糖纸铺得平平整整
- .....

现在又多了一颗牙，一把舟山群岛的钥匙，一张 X 光片。她感到内心涌起的情绪，想哭却并不悲伤。

窗外伴随阵阵雨声，像极了你清晨惊醒前的梦。

黑暗淋漓的雨夜

黑白色的街道

一场柏格森的电影

一趟尚未启程就已返航的旅途

年少朦胧爱人的名字藏在书本之间

故人的形象投射进往昔的对话

无边无际

比起黑暗，你更惧怕声音

黑暗中你抱紧双臂

声音里你无处可逃

这场雨下得没完没了，窗外似乎有风铃吹动的声音，你的童年拥有过风铃吗？下午你昏睡了过去，在梦中穿行了太久，导致你醒来后精疲力尽。你梦见自己是一个看得见的盲人，有两只猫，一大一小。大的体型像一条狗，把你吓得不轻。

你想起去年威尼斯双年展的以色列馆，被布置成蓝白相间的医院模样。你和你的同伴被带上二楼，分别走入了两个完全隔音封闭的空间，里面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冰冷的让你跟着她大声喊叫三次，出来后同行的伴旅说她在里面喊的很痛快，释放了许多压力，你为她高兴却没好意思说出口你在这个女人口中说的“绝对安全的房间”一直紧闭着双眼，蹲在地上，一心只想出逃。

逃进威尼斯迷宫般的小径中，逃进卡尔维诺错乱的世界中，逃进只有你知道的威尼斯难得一见的净土中，Campo San Francesco，一个过份可爱的庭院却无人问津，你想在那躺着听树叶吱吱作响。你还想逃进曾光脚走过一座座高高低低石阶的佛罗伦萨，那里有玫红色的晚霞，层层叠叠地山谷躲进薄雾，你迷了眼躺在拱桥上，与月亮对望，沉默不语。

你更想逃进自然深处，将自己的身体脱离出训练有素对事物有准则规



范的记忆，你想逃进它自身的天真中。

20/06/2020  
不知周几的  
8h?  
Qian

这座城市的这时节总有下不完的暴雨，你们上一次见面也是在江边的一场暴雨中结束的。荒凉的气息仿佛是世界末日后的场景，这城市中的人就像在被遗忘的剧本中奋力表演挣扎的舞者。你忽然想起你们初次相遇也是在一次暴雨中，天气和人的身体一样，都具备某种惰性，在不被意识的情况下模糊的有了意识。

你失眠的越来越严重，纵使通过观察窗外的声响能使你相信自己仍是午夜睡去清晨起来，可你的身体并不满足这个略显抽象的时间，你几次感到险些站不稳，得贴着墙靠一会才能缓过来。你的身体总会在一天中的某个时刻逼着你重返梦境，多为下午你猜。你开始梦见一些许久未曾联系的朋友和从未踏入的土地，你在想像一个没有回忆永远躺在床上的人他的梦境会是怎样的，会出现纯粹的影像吗？

你梦见亚马逊森林，你站在一团明亮的烈火中  
天烧得通红  
没有一棵树木的森林  
没有一只鸟的天空  
只有你

凌晨一点半的地铁  
车厢内回荡着掺杂西班牙语口音的英文  
男男女女，掀起衣角  
大声嘶吼欢笑，赤裸的欲望  
一个法国女人上车了

很瘦

她的对面坐着一个黑人男子，比她年轻些许

她问他

你要和我走吗？

下一站 Grande Boulevard

他们下车一起走了

与你同行的朋友酒后对你大喊

“谁在乎你说的 Morandi 的真实！”

你感受不到任何情绪

那一刻你沉浸在巨大黑暗的绝望之境

你此刻坐在这，焦虑得想象世界此时的模样

一定会更糟吧，一定有人正在落泪吧？

但还会更糟也会有更多泪水

你太悲观了，你想。

21/06/2020

？

21h ？

Qian

二月 欧洲某座城市

难得不间断的晴天，窗外欢声笑语

她的机票被取消了，她一向好客爱邀友人相聚喝酒，而此时却独自一人蜷缩在沙发中。一间不大的公寓但足够舒适，从郊外搬回家组装好的家具，她爱的植物，几套几乎一样的米褐色亚麻床上用品，挂在墙上落在地上她们拍的照片，Sophie的猫，枯死的玫瑰花，她爱留着枯死的花和枝叶，她爱生命的各种型态，一块丹麦海边小镇的鹅卵石，衣架上永远黑白灰单色的冬季衣服……

她就这样蜷缩着，已有一个月未曾出门见人。每日早起就为了听新一天的故事，或破口大骂或崩溃哭泣。她开始不停写作，偏激的文字，悲愤的文字，带着恨的文字。她生平第一次感到这么激烈的恨，她把这样的恨投射进了每一个事物与他人中。她开始心跳加速，头昏出现幻觉，呕吐反胃，最后无法下床行走。她一向不喜欢甜食，却疯狂摄入糖份，桶装冰淇淋，奶油蛋糕，整块白巧克力，华夫饼马卡龙，油炸甜甜圈，炸芝士……她不停地吃下这些能缓解她焦虑不安的情绪和帮助平稳呼吸身体的食物。朋友们担心她，她却骂回去，激昂的批判这些安慰。

随即便再次陷入了对自我、对日常的仇恨中，掺杂着对他人的愧疚，以及为那永不相通的悲喜而产生的哀伤，对那些置身于孤岛中丢失了尊严渴求救赎的哭喊而产生的愤怒悲痛。她无法克制地将痛苦涌向更

远的湖水之中，她感到拯救已成了一种不可达到的神秘之境。无人可理解被囚禁其中的人们所面临的屈辱与绝望，这些囚禁之人被刻画在全景的幻灯片上的玻璃板上，机械没有情感地一直滚动，360度的使人观赏这荒诞的剧情。

再可怕摸不到的命运中，在虚假的原因与结果中，在不停转换身份的人群中，在讽刺谩骂嘲笑中，她忘了自己身处何地何时，她将疲惫不堪的寻找，直到她找到一条反抗之路。

六月 中国某座城市

暴雨连连，窗外船只轰鸣

在外漂泊几个月后她回到了故乡，对此并不熟悉也少有朋友，高楼林立的小区，两室一厅。有间房是她的，平日她不在，便堆满了杂物。床头陌生的装饰画，打不开的电视机已摆在那好多年了，冰冷的大理石，就连床单都是她不喜欢的颜色，除了抽屉里尘封已久的物件，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件属于她的东西，她在这就像一个异乡来的旅人借宿一般。

她保持活动在床附近好几日了，平躺在床上，靠在床边，不知时间的

起床睡觉，她不停地写作，写完便忘的文字，无聊的文字。她第一次这样连续不断地做梦，梦见朋友，梦见未知的土地，梦见自己。她幻想出了三个自己，不同时间的自己，好让她们彼此对话。不知等待月亮还是等待太阳，她就这样一直等着。偶尔对于远方的信件与他人不可遇知的联结而产生的的想像让她担忧与恐慌，大部分时间她都任由大脑中的意识和影像相互交织，混杂着记忆认知和身体习性。她像个苦行僧一样，吃的异常简单，酸奶吐司水果，她嘱咐过家人想吃全麦吐司，可递给她永远是南瓜味的，蔓越莓夹心，椰子口味……

她常坐在窗边听雨声，想象这座城市的模样，充满平和假象的海市蜃楼。狂妄的机器仍在怒吼，每个窗外嬉笑吵闹的人都坚信可以再次繁荣起来，可过往的痛苦会持续不断地让他们稍微放松的神经痛一下，再痛一下。她想起当她到达这座城市的火车站时，她站在站台上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刚想坐下来歇歇，却立刻被拿着喇叭穿着制服的人呵斥住，让她跟上人群赶紧离开。她没有悲伤的时间。

在这座消失的城市中，在紧闭大门的门铺中，在激烈与柔情的对话中，在持续黑暗的道路中，她小心翼翼地寻找归家的道路。

21 ? 22 ? /06/20

?

9h30 ?

Qian

你向儿时那栋旧宅的顶楼走去

说是顶楼也就五层高

面朝马路

父亲问你是否抽烟

“不抽。”

他点点头自言自语“那就好，否则江水将要崩塌。”

接着出现一道巨大被切割两半的绵延冰川

像被圆规勾勒出一盘火红太阳

在两栋矮小建筑里游走

接近满月的月亮慢慢靠近

它们彼此拥抱，舞蹈

拿起相机的人被发现了

它带着月亮

一路奔跑

灰蓝色的瞳孔

狼一般的尖牙

没有指纹的双手

一位老人

与一个陌生人恋爱

植物中插着的毛绒小鸟

蓝灰色

五封信，三个收件人

快递员将给 A 的信放入 B 的信封，并放了一张 C 的信

给 B 的信放入 C 的信封并放了一张没有收件人的信

给 C 的第二封信放进了 A 的信封

A 收到信后没有回应

B 出远门探亲

C 还不想取这封信

还有一个苦苦等待没有收件人的信的人

他在讲故事

你在听故事

离开那座城市后，那座城市的记忆被你一同装进了行李箱。

在你再次开启之前，你都会认为它是可爱的

你再一次与这座城市和解。

半夜被雨声惊醒，你感到自己只睡了几个钟头。

你盯着这块窗帘入了神，你想人们绝对无数次地感受过表象之下的真实模样，也绝不止一次的怀疑过经验。物质在现实中安静坚持着自己的实体，就像你眼前的窗帘，可在另一个空间，它在不停运动，作用着，那些隐藏起的才是它的本质。

你记起少年时的自己，闭上双眼觉得自己消失了。你的影像消失了，却更清晰地听见内在的涟涟回响。

每当你不知该在这干些什么的时候，便会打开那个尘封的抽屉。看着



破碎的玉石，几瓣枯萎的花瓣，粉红色的金属夹，用完的火柴盒，一双磨损的白布鞋 .....

在那个世界里再呆一会

云压得很低，眼前的景色模模糊糊

两个身影，一大一小

一个戴黑色口罩的小男孩，把头深深埋进胸口

戴着洗白了的红领巾朝着我走来

一个女人的背影离我越来越近

怪不得

她正背着身向前走，肩上背着男孩的书包

两个背影越隔越远

我也走远了

(希望能睡个好觉)

23 ? /06/2020

?

17h ?

Qian

听着厨房的声响入睡  
睡了很久  
一个冗长的梦  
醒来时刚刚关掉煤气的声音  
一餐饭做好了

不断的回忆与梦境让你感到存在  
想象连结着你的身体与意识  
你的身体在自行计算着时间，在秩序打乱后  
他们仍能寻找出新的规律并相信

因太久未见自然光，视力模糊了一些，大脑也愈发昏沉。  
记忆太脆弱，昨日的时间早已流逝不在。

你想画画，渴望音乐  
你有些担心那颗牙，会不会因处理不当而在某一天碎裂了？

一位失语老人  
在横跨长江的大桥上  
跳上了一辆车  
一辆又一辆  
手中握着去年的牛肉

你准备写一个中短篇幅的故事

关于一座新城

你去过一个小公园，白色的沙裙跑进一座迷宫

修剪高大的植物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冰冷的墙壁，严热的天气

你在小径中穿行，鼻尖留下汗珠

你找不到出口，来回奔跑

可它那么小

小到你稍微踮起脚便能看见整个城市

爷爷永远有一个秘密要对你说

神神秘秘的摆着手晃着脑说等你下次有空再说

你想一定是他故乡的故事

北方的小村

铁筑的高门，狼狗在咆哮。

院子种满了向日葵。

你觊觎已久的葵瓜子被你摘下

微苦

厕所在大门外的后山坡上

黑漆漆

一个大圆桌挤满了人

卤得酥软的猪尾巴  
座椅被同桌调皮的小孩悄悄拉远  
你扑腾摔了下去  
手里还紧紧握着那根猪尾巴

信封里的钱  
崭新的  
崭新的  
崭新的  
没被污染的  
永远崭新的

雨终于停了，你睡醒过来。  
很热  
你梦见了一个朋友  
一位手指总在悄悄弹奏的朋友  
又梦见了  
你开始奔跑  
跑的面红耳赤  
头昏目眩  
你想将这些信都藏进梦中他脚下的土地

23 ? ? /06/2020

?

17h30 ?

Qian

又一封紫红色的信  
拖着行李箱上上下下，运转不停的扶梯  
不断地  
狭长的石洞地下  
阴冷  
紧紧握住你双手的陌生人  
拖拽进她的世界

熟悉的声音  
是他，被疾病缠身的躯体  
诉说  
反复不停走动的双脚已肿起  
她的手也残留着与昨日相同的油渍  
乒乓球呼呼敲打台面  
不知疲惫  
四点歌舞的鸟群  
演奏完毕  
风吹过  
世界不断隐藏起我们未知的事物  
好让我们不必哀悼

和哲学家玩桥牌  
他一直赢  
你时而装成大人时而扮演孩童

你一直赢

一艘小船

游走了全世界经过小溪，湖泊，江河与大海的城镇

窗帘上的光

长出了枝芽

你感受不到新的一天是从哪开始从哪结束的，但你能感受到气温的变化，人们交谈的变化，船只的变化，风的变化...

你想去江边散散步。

能在地图上看到最远的小岛，距离她要花上一天的时间。

一趟大巴，两趟轮船。

“诶！你等等！”大巴司机无意看到电脑屏幕上她的个人信息，忙叫停她，她感到四周的目光此时正汇聚在她身上。

“你的证件就算上了车，也登不上船的！”所有人都明白并沉默着。

她喜欢坐在靠近后车门第一排靠左窗户的位置，如果有这个位置，她永远都坐那。很快，她眯着眼睡着了。

海水声将她扰醒。泥沙堆积，混浊泛黄。

“倒像江水”她想

走进轮渡检票大厅，她已有了心理准备

“诶，你去那边单独登记一下。”“扫一下这个，还有这个。电话多

少？干嘛去？”两名工作人员接连提问。

“诶，给你。”说着递给了她一张手写纸条  
写着“同意登船。4月25号”

“诶，又一个”她听见背后他们正小声感叹。  
船在海水上飘荡，起起伏伏。

她也跟着做起了梦，梦里她回到芦苇荡漾的江边。

“世界将要灭亡。”

她感到安慰

...

24/5 ? /06/2020

? ? ?

21h30 ?

Qian



这座城市拥有永不交替更迭的落日。

你看着他，想起他曾经健朗的体魄，炯炯目光坚定温柔。每天晚饭后出门买张彩票抽根烟，他买了几十年的彩票，有一天忽然就不买了。

他抽了几十年的烟，几个月前也戒了。

他爱玩，爱爬山，你们前年还一起爬了海拔不低的大峡谷，他爬的比你更快，走在你前面冲你做着鬼脸。

而此刻你眼前的他，头发花白，眼神黯淡无光，不如从前精神，尽力对你说着俏皮话。你顺应着他，他探过身凑近你，“你小时候常说我像狼，你再看看，我眼睛还是不是灰蓝色的？”你凑得很近，却什么也看不清，眼泪早在眼眶里打转。

“你听见了什么？”

“枝头上的鸟鸣，江水翻滚，风声，雨声，雷声，碗盘摔碎声，打字声，哭喊声，钟表声。”

你看着他那因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来回走动消磨时间而肿胀的双脚说，

“还有脚步声，沉默声。”

“没错，七十五天的脚步声。”

周遭事物因不断凝视由减弱的印象加深，再减弱再加深。日常的时间在这样的记忆和表象中来回往返，直至将现实感剥离的一丝不剩，那协调日常行为的工具、为把握事物规律观察而创造的标尺早已丧失了意义。

随时会宣判死刑的法官正高举重锤，随机挑选下一个，下一个 ...

被太阳照耀的窗口

一双双不安的眼睛

正观察审判

因失去对事物直接的感知与体验

因失去行为活动而停滞的生命体态

因失去他人与自身相连的牵绊

因失去昨日的记忆与想象

因被剥夺的存在与否认的生命

因永不消失的落日与黑色的死亡

他们正窃耳聆听每一个声响，带着真切的恐惧

你由于长时间将自己的活动范围控制在床及周边，你的肌肉与骨骼也不停发出抗议，持续发痛无力。耳边传来小女孩珍藏的八音盒发出的旋律，你看到一个身材纤细穿着芭蕾舞裙的舞者在不止的旋转舞动。你听着这首童年的旋律，看到现实就在这旋律之中，在翻起的江水中，在芦苇打湿的模样中，在那一筐筐捕鱼者打捞起的河鲜中，在你孩童时的镜子中。

你看着这间房

忘记了如何进来

也不知道如何出去

你累了

.....

25/26 ? /06/2020

? ? ? ?

20: 30 ?

Qian